

不要问我在哪里

范小青
 著

范小青文集

〔中篇小说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各地图书馆均有代售 国家一级出版社

范小青文集·〔中篇小说集〕

不要问我在哪里

范小青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问我在哪里/范小青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8

(范小青文集)

ISBN 978-7-209-08884-8

I. ①不… II. ①范…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998号

不要问我在哪里

范小青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70mm × 240mm)
印 张 32.7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
ISBN 978-7-209-08884-8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
·
目
录
·
·
·

· 不要问我在哪里 ·

003	扁丝的花季
043.....	高楼万丈平地起
080	嫁入豪门
115	暗道机关
15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77	不要问我在哪里
205.....	民乐堂班话老金
224.....	火 车



• 杨湾故事 •

253.....	飞进芦花
291.....	又见乡塘
329.....	还 俗
359.....	文火煨肥羊
392.....	杨湾故事
425.....	栀子花开六瓣头
450.....	顾氏传人
481.....	光 圈

不要问我在哪里



回头一看，他正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朝我招了招手。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招进去了。

我还稀里糊涂地被他请着坐下了。

原来，那个本应该马上就出发的民调队员一直没有产生，今天已经是最后的期限了，不管部长无缘无故地把一件和我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告诉我，我听了，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摸不着头脑，只好干笑一声，说，嗨，这件小事三个月你都没管好，所以叫你不不管部长是对的。他那个不管部，其实叫作行管部，因为管的事情太多，结果什么也不行了，什么也管不了了，大家干脆就叫他不管部，也算是叫得准了。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混饭吃的年轻人比苍蝇还多，找三个月还找不出一个队员来。

不管部长盯着我问，你说怎么办？我从嗓子眼里憋出一点笑声，笑得很难听，嘻嘻，我说，你跟上头汇报没人去就得了嘛，难道他还敢来绑了人去。那部长说，他们不会绑人去，他们会到老板那儿告我的状。我说，那你就恶人先告状，你先去跟老板摊牌。那部长又叹气说，老板才不管谁告状呢，老板只要我完成任务，可这任务我恐怕是完不成了，完不成你知道我会怎么样吗？我说，我不知道，该不会叫你下岗吧？那部长说，你想得美。那就得本人亲自去了。我幸灾乐祸说，你上有小下有老，怎么走得掉哇。那部长的思维却和我不一样，说，不是走得掉走不掉的问题。我脑子不够用了，问道，那是什么问题呢？那部长说，你想想，老板要是知道我连个搞民调的人也找不到，还得我自己亲自上前线，说明什么？说明我能力不行，我会死得很惨。他确实想得远，想得复杂，所以他是部长我不是呢。

其实这事情还是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这个部长平时和我也没有什么交情，这会儿他推心置腹地和我谈起民调队来，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毫无防备，但我毕竟还不算太笨，渐渐地就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了。

果然地，敷衍了几句微言和几句大义之后，他就直捣黄龙说，刚才在走廊上看到你的时候，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后来我忽然灵光闪现，有如天助，民调队员有人了。我头皮一麻，赶紧说，领导，你仔细看看，我可不是你要的人。他的苦脸瞬间就甜了起来，坚定不移地说，你怎么不是我要的人，你就是我要的人。我站起来做出一副立刻就出去的样子，他又招手让我重新坐下，笑

道，帮帮忙啦，帮帮忙啦，我也不是随便拉人的，我选你是有条件的。我奇怪说，你都选了三个月了，也没有选到我呀。他说，三个月前，你不是没出状况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心就往下沉，沉到一个捞不着的地方，我悬空着自己的心脏，硬着头皮装蒜说，出状况？出什么状况？那部长像妇女似的撇了撇嘴，说，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嘛。我一急之下，跟他计较说，谁丑事，你说干净点，谁丑事？

他才不跟我计较，抓起电话就打了起来，在电话里报了我名字，完了放下电话，见我无语，又笑道，好了，好了，拿得起，放得下。我不服，说，拿得起放得下，那是你们男子汉，我又不是男子汉，我凭什么要拿得起放得下，我偏拿不起放不下。这话正是这个人要听的，正中了他的奸计，他立刻就接了过去，说，我就知道你拿不起放不下，所以给你个机会，让你离开一段时间，怎么说来着，时间是治疗一切的良药，距离是治疗一切的良药，是不是？贾春梅同志。

他没有叫错我的名字，我是叫贾春梅，未婚。我老大不小的了，未婚不是我想要的。本来我已经在筹备婚礼了，如果筹备成功，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新娘。可惜的是，我没有成功。

我把我没结成婚的事情写了一篇文章，本来是想放到博客上去引起民愤的，但后来我却优柔寡断，想来想去，最后没有放。没有放的那就不是博文，而是日记。就像雷锋日记，一直要等到雷锋同志牺牲以后，才公开出来。那时候我虽然悲情绵绵，但暂时还没有牺牲的打算。不是我害怕牺牲，主要是大仇未报，壮志未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呢。所以，这篇文章就留在我的电脑文档里，想看的时候随时可以看。其实我写下以后，就从来没有再看过。

我没有把我的事情放到博客上去，坦白地说，主要原因是不想让我的同事知道我的遭遇。我的文中的人名都是用汉语拼音字母代替的，比如我叫贾春梅，在文章里我就是Jcm，其他以此类推，看起来像是给大家都取了个英文名字。但是这种做法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要想弄清情况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尤其是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的阿美这一类女同事和阿切那样的男同事。我得防着他们一点。

我碰到的事情和我写的文章一样的没有创意，我的新郎和别的女人结婚了，把这种烂事写成文章，要文字没文字，要结构没结构，要跌宕起伏没跌宕起伏，

只有一样是拿得出手的，那就是事实真相。Jcm, Jqy, Jyb, 这都是我根据真人演化出来的名字，谁是生活中的谁，大家一眼就能猜出来，我只是搞乱了汉字和汉语拼音以及英文字母的关系。为什么不能打乱，事实上他们已经先打乱了一切。

这就是不管部长所说的我的“状况”。

这种状况并不是人人能够碰上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碰上这种状况，或者说碰上类似状况的人也并不少。单说我们办公室的小敏，一个人见人爱的知性美女，犯了重婚罪还一直蒙在鼓里，生了孩子还宝宝地叫唤呢，最后才知道那是个无人认领的黑孩子。

这说明什么？说明男人真不是东西？

也有女人不是东西的。

比如像我们隔壁办公室的好男蒋少君，就碰到一个女人——

罢了罢了，不再一一列举了，这样列举，疑似我是在用别人的痛疗自己的伤呢。其实别人的痛哪里疗得了本小姐的伤啊！亲，你懂的。

不管部长把我送到老板面前，跟老板汇报说，这是小贾，贾春梅，主动报名参加民调队。老板才不上他的当，他看了看我的脸，笑笑说，嘿嘿，主动报名？不像。

我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我知道老板说得对，我才不像主动报名的样子，我那是昨天刚买了股票的样子。老板拍了板，说，小贾，遭灾了吧，出去避避邪也好嘛。

老板到底是老板，他总是善于总结和升华，能够将一些事情的表面现象归结于命运，归结于无可抗争的力量。

从老板那里出来的时候，我问不管部长，你是怎么知道我出状况的？那部长惊讶地看了看我，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你保密了吗？你又没有保密，人人都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知道？我比他更惊讶，我什么时候让人人都知道的。部长说，你不是还写了博文帖给大家看的吗？不等我有更强烈的反应，他很快又说，噢，我貌似想通了，一定是有人帮你贴了出去。

事情正是这样的。

有人从我的文档里看到了我的日记，在我还没有牺牲的时候，就替我公开

了日记。

我冲回办公室破口大骂，变态、垃圾、烂人，没等我骂爽了，阿美已经沉不住气了，哎哎哎，贾春梅，你好心当作驴肝肺还说驴肝没有味。阿切接着说，姐，哥加你为好友，只是为了让姐夫知道，姐是春梅，不是村花。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哦，柳苏说，姐，姐夫伤害了你，你多久才会原谅他？大帆说，原谅他是上帝的事情，姐的任务是送他去见上帝。钱理说，你们一个逗一个捧，说相声呢。然后又几个人同声说，贾春梅啊，你改名贾白梅得了。

办公室成了欢乐的海洋，那一瞬间我彻底明白了，本来我还想找出那个“有人”，其实哪里来的“有人”。我被所有的人出卖了，我一个人的痛苦成为他们所有人的乐子。

有个年纪稍长的老孙，说了一句，哎哟，这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啊。我们都不知道尼罗河上和东方快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瞪着老孙等他介绍案情呢，不料老孙却长叹一声说，我老孙，混到现在，还跟你们一起混在大统间里上班，我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腹黑啊，上班的那些故事果然一演再演，经久不衰。

阿美意犹未尽，有脸来继续打探我的隐私说，贾春梅，你就是 Jcm 吧，这个 Jyb，我们也知道，是你男朋友季一斌，可是还有个 Jqy，她是谁呢？我喷她说，少来，你早就把我扒干净了，我闺蜜江秋燕，你会不知道？阿美作惊讶状说，啊，还有江秋燕这个人？我说，我身边人，有你不认得的吗？阿美笑道，有啊，外星人，我就不认得。我说，外星人在我身边吗？阿切他们紧密配合阿美，齐齐地说，我们都是外星人。

你们瞧瞧，我身边就是这些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反正我就这么看，别说贴了我的日记不奇怪，把我踩成一只蚂蚁也不稀罕。算了算了，搞不过他们，我还是灰溜溜地走吧。

第二季 春天来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我妈的电话，让我绕到花鸟市场，带点花肥回来。我妈不说我也知道，家里那盆牡丹眼看着就不行了。

我家的这盆牡丹，说来话长，那是当年我刚认识狗男季一斌的时候，季一斌的外婆送给我的。我其实不喜欢花，我妈也不喜欢花，因此我们家里从来不养花。我不知道那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头一回见我的面，就一定要把这盆牡丹花送给我，难道老太太觉得我长得像朵牡丹？才怪呢。那种大脸盘，圆下巴的MM，那才是牡丹花，或者是向日葵。季一斌可没说像我牡丹，他说我是出水芙蓉，这是我爱听的比喻，当然这更是事实，我可是长了一张标标准准的瓜子脸，小嘴唇削薄，小下巴削尖，那些去韩国削了骨的女明星远不如我这小样可爱呢。

老太太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他家的院子，我就看到了那盆牡丹，正是开花季节，那牡丹花大红大红的，把人的眼睛都照红了。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花的缘故，我看到季一斌眼睛红了，还以为他是为我们的爱情而感动呢。

我刚刚爱上那狗日的，简直爱得一个死，别说带一盆花回去，就算让我带一颗定时炸弹回去，我也会照带不误的。

我只是觉得疑惑，我问季一斌怎么回事，季一斌笑着说，说来话长，留在以后慢慢说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想也是，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呢。

我呸！

那一天我接受了季一斌外婆的牡丹花，带回家去，我妈看到了，颇觉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照直说了，老妈竟然有些魔怔，怔了半天，后来问我，那老外婆多大岁数了，身体怎么样？我告诉她，老外婆九十三了，身体很棒，头脑也灵清，看上去像六十三。我妈听了，摇头无言。我不知道我妈犯了哪根筋。

第二天，季外婆就去世了。

我妈说，我昨天看到这盆花时就感觉不对。我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问我妈，难道你是大仙？是通灵人？老妈吓我说，那是老人家托孤呢，她已经知道自己要走了，才托付给你的。我说，为什么要托给我？我妈说，你真以为我是大仙，我怎么会知道？反正老太太肯定觉得你就是她要托的那个人。

我后脑勺发凉，心里对那牡丹也起了畏惧，可是，如果真要我天天日地用心伺候这盆牡丹花，我可做不到，我忙着呢，我要种菜偷菜，我要魔兽世界，我还要淘宝购物，我还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哪有时间养牡丹花。奇怪的是，我妈忽然就变成了我的接班人，从我手里接过了这个任务。我不知道我妈出于什么想法，是怕那逝去的老外婆不高兴呢，还是老妈转了性情，喜欢上花花草草了，

我只知道老妈像伺候我一样伺候起那盆莫名其妙的牡丹花来。

好像那老外婆一直就在某处看着我们似的。

我妈从此开始了她的花鸟市场之行，她在那里买了许多养花的工具，还有花的营养品，花的药品等等，还买了养花知识之类的书，我说，老妈，你不必买这些书的，要查什么，网上都有。我妈说，网上那些东西归你，我不行。

我早就教会了我妈上网，我妈可以在网上看到任何东西，可她偏偏不行，过目就忘，看了等于没看。

我妈还说，网上的东西，她永远也抓不住，像空中的飘浮物，就像过眼的烟云之类等等。我妈真是麻烦，她几乎就是棵白菜，但我不敢说出来，毕竟我对我妈还是有点敬畏的。幸好我的良好习惯跟我妈正相反，我想要看什么东西，必须得到网上看去，那纸质书对于我，就像催眠药，抓在手里就要睡觉，不像到了网上，精神倍儿振奋。

我妈将季老外婆留下的牡丹伺候得像女王似的。我有空的时候随便到网上看了看，人家还真是女王不假呢，吹捧牡丹的内容概不嫌肉麻，名贵花卉、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品种繁多、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富贵吉祥、繁荣兴旺，哎哟我的妈，谢谢牡丹花，她的兴旺，见证了我和季一斌爱情的发达哎。

我呸！

季一斌甩我那天，我奔回家去，拉开阳台门，我妈以为我要跳楼呢，不料我一眼看见牡丹，爆了一句粗口，端起来就往外跑，我妈还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在背后大喊，怎么啦，怎么啦？

我从楼上奔下来，刚要出楼道，劈头盖脸就扑下来一阵暴风骤雨，把我扑了回去，我妈从楼上追下来给我送伞，结果伞被风刮跑了。

你就不知道我妈的眼睛有多厉害，反正我觉得那不能叫眼睛，叫X光嫌也不够，基本上就是“拜他CT”，我妈早已经看出问题的实质来了，她跟我说，你和季一斌的事情，是人和人的事情，碍不着花呀，人是人，花是花嘛。她从我手里接过牡丹，捧上楼去。

我跟在后面愤愤地想，人都不是人了，花还是花吗？

第二天风雨停了，阳光也出来了，我端了牡丹又往外去，我妈说，你打算

把它弄到哪里去？我气不打一处来，说，切，丢垃圾箱里去吧。我妈没有应声，我有些奇怪，一边回头看她，一边跨出门去，后脚跟被门槛拉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半天爬不起来，手里倒还稳稳妥妥地端着那盆花呢。我妈说，你看你看，你就不该有这样的念头。又顺手把花接了过去，重新搁到阳台上去了。

我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可是当我第三次端着牡丹要出门的时候，正有个人捧着一盆花进来了，我认得他，他是我妈的男朋友，他们在花鸟市场认识的，他给我妈送来一盆芍药，不过我当时不认得它是芍药。我说，哎哟，李叔，我家已经有一盆牡丹了，你怎么又送一盆来？李叔说，梅子，这不是牡丹，这是芍药。他看了看我手中的牡丹，奇怪说，你怎么把牡丹往外拿呢？我正送了芍药来给它作伴的呢。我妈就再一次从我手里接过牡丹，说，算了吧，让它们作个伴吧。我心想，哼，到底是它们要作伴，还是你们要作伴呢？

李叔送来的芍药长得和牡丹很像，李叔告诉我们，等到它们开出花来，你们会觉得更像。我呛白说，既然它们那么像，为什么还要叫两个不同的名字，干脆都叫牡丹，或者都叫芍药好了。李叔说，像只是像而已，不等于就是，虽然它们并称花中二绝，而且外貌相似，但人家还是有比喻的，说，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一个是王，一个是相，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李叔算不算是在拍我妈的马屁。

自从来了芍药，紧靠在牡丹旁边，牡丹不仅没有如了李叔的愿，反而蔫得更厉害了，那芍药也不显精神。我说，妈呀，李叔的芍药克牡丹吗？我妈说，谁能克得了牡丹啊，牡丹是花中之王哎，牡丹克人家还差不多。我妈认真研究了一番之后，以为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原因，它们可能是抢空气，抢阳光，还抢我妈的温度呢，便将它们搬开来，离得远一点，可是一搬开来，它们立刻朝着对方的方向生长起来，叶子杆子都歪了过去，似乎又想靠拢一点，再将它们搬近一点呢，又蔫了。奇了怪啊，我妈却说，不奇怪啊，这不就是一对夫妻吗，太近了不行，整天吵吵闹闹的，离远了呢，又互相惦记，这花和花相处，也有一定的距离。

我问我妈，你说“一定”的距离，这“一定”到底是多少呢？我妈肯定不知道，她要是早知道，也许当年就不会和我爸离婚了，她要是现在知道，也许就会爽快地和李叔去登记了。

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季一斌会离开我吗？我不知道。

季一斌走了，花还在，本来我和我妈接下来就是等待了，等待着暮春和初夏的时候，牡丹和芍药次第而开。可惜的是，春天还刚刚来到呢，我却要走了。

我去了花鸟市场，里面臭烘烘的，却琳琅满目、生机勃勃，鸟鸣狗叫，各种宠物，花木也繁多，我找到那个老摊位，跟摊主说，怎么你的肥不管用？摊主说，你是什么花啥？我说是牡丹，摊主嘀咕说，阴茶花，阳牡丹，现在的人，不会养花乱养花，不会养鸟乱养鸟。我说，谁不会养啊，牡丹我都养了几年了，今年忽然就不行了，难道她老了？摊主说，我的牡丹比你的牡丹年纪老多了，它怎么长那么好？

我这才知道，他摊位前面一直搁着那一盆花，原来也是牡丹，只是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它，因为我来的时候，它不曾开花，它开花的时候，我却不来。现在听摊主说了，我才留意地看了它一眼，也不过如此。我不知道他一个卖种子和花肥的，为什么放一盆牡丹在自己摊位跟前，难道是为了炫耀他的种子好，花肥壮吗？我不屑地哼了一声。那摊主却不乐意了，说，怎么，你还不相信，牡丹寿命很长的，从前我在一户人家，看到一株牡丹，四百多年，明朝那时候留下来的，还是从皇宫里出来的哩，到现在还年年开花。我笑道，你就吹吧。摊主不高兴说，我吹啥，我跟你吹啥。我听不出他是哪里的口音，但是我听得出他瞧不上我，他认为我是个菜鸟。

唉，菜鸟就菜鸟吧，物是人非，我已经天旋地转，不知道世间鸟为何物，直教鸟混沌迷糊。

亲，你们替我想想，我晴天霹雳毫无征兆地被相恋数年的男友甩了，甩就甩了吧，还跟我的闺蜜好了，跟我闺蜜好就跟闺蜜好了吧，还立等可取地就结婚，结婚就结婚了吧，还给我发了一张请柬请我喝喜酒，喝喜酒就喝喜酒吧，还——我呸，我怎么有脸去喝他们的喜酒？

亲，你们再替我想想，我又毫无还手之力地被单位的同事算计成了民调队员，也就是说，我要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去待上一年，这一年去了也等于白去，若是去扶贫，回来还有提拔的可能，若是去挂职，下去就是某长，最差也得是个副村长，若是去交流，也许交到一叉高枝让我顺势攀上去，可独独就是这个民调队员，去了啥也不是，回来仍然啥也不是。

网上说：我的那些叫作“秋高”的大哥们哎，可是把我给“气爽”了。网上又说：杯具碎了剩下的是玻璃，心碎了剩下的是眼泪。玻璃刺痛了心，杯具盛满了眼泪。网啊网啊，你真比我的亲爹还亲，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都是我的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自从那季一斌变成狗日的以后，我日日泥马，夜夜抓狂，我妈却让我去买花肥，让我忽然间就柔情似水地说起了花来，还牡丹，还芍药，奇了怪，你们会不会以为我是犯了花痴病，把我自己想象或打扮成一朵花。

我才不是一朵花，更不是一朵可爱的花。若一定要说我是花，也是那专吃其他植物的一枝黄花，是恶之花。我这个人从不记仇，一般有仇我就当场报了。只可惜对于季一斌和江秋燕，我无法当场报仇。我的心里充满了恨，充满了恶意。听说有个姓基的大叔，为了复仇，花了十多年时间作准备，我可等不及，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十多年，我都残败成一朵老菊花了。

我能够想得到的唯一的复仇的办法，就是让所有认识他们的和所有不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事情，先把他们的脸丢尽了再说。这件事情已经有单位的同事帮我做了。但其结果是，居然有人赞扬他们的作为，说他们为了真爱，敢破世俗。

我呸！

估计就是狗男女他们自己写的。

我从花鸟市场回来，把花肥交给我妈，我妈打开纸包看了看，怀疑说，不会是假的吧，现在什么都玩假。她又闻了闻，又说，一股子泥土气，不会就是泥巴粒子吧。

我悲催地说，老妈啊，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当上民调队员了，三天后出发。

第三季 倒春寒

民调队长是某农林部门的一个领导，从前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现在一上车，就像八辈子以来都是亲人似的，自称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老大。我一听就不爽，提醒他说，别以为老大就一定是被众人吹捧的人，他也可能是被